

渡边淳一

わたなべ じゅんいち

# 无影灯

桑凤平 张必知 非译

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 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014033355

I313.45  
842

# 无影灯

〔日〕  
渡边淳一

著

桑凤平 张必知 非译



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 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

北航

C1721380

I313.45  
842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 CIP ) 数据

无影灯 / (日) 渡边淳一著; 桑凤平, 张宓, 知非译.  
— 北京: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, 2014.4  
(渡边淳一经典作品集)  
ISBN 978-7-5502-2678-4

I. ①无… II. ①渡… ②桑… ③张… ④知…  
III. ①长篇小说—日本—现代 IV. ①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4) 第026166号

無影灯 by 渡边淳一

Copyrights : © 1974 by 渡边淳一

This edition arranged through OH INTERNATIONAL CO. LTD.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s : © 2013 by Beijing

Xiron Books Co., Ltd.

All rights reserved.

简体中文版由渡边淳一经由 OH INTERNATIONAL 株式会社授权出版  
版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: 01-2014-0555

## 无影灯

作 者: 渡边淳一

译 者: 桑 凤 平 张 宓 知 非

选题策划: 金 马 洛

责任编辑: 徐 秀 琴

特约监制: 陈 亮

特约编辑: 张 彩 霞

封面设计: 所以设计馆

---

##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

(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)

北京慧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: 356千字 880毫米×1230毫米 1/32 印张: 14.75

2014年4月第1版 2014年4月第1次印刷

ISBN: 978-7-5502-2678-4

定价: 42.80元

---

未经许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本书若有质量问题, 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。电话: 010-82069336

目  
录  
—  
contents

|     |     |
|-----|-----|
| 1   | 第一章 |
| 35  | 第二章 |
| 52  | 第三章 |
| 61  | 第四章 |
| 77  | 第五章 |
| 91  | 第六章 |
| 97  | 第七章 |
| 115 | 第八章 |
| 174 | 第九章 |
| 199 | 第十章 |

目  
录  
—  
contents

|     |       |
|-----|-------|
| 217 | 第十一章  |
| 243 | 第十二章  |
| 278 | 第十三章  |
| 304 | 第十四章  |
| 319 | 第十五章  |
| 371 | 第十六章  |
| 389 | 第十七章  |
| 396 | 第十八章  |
| 413 | 第十九章  |
| 430 | 第二十章  |
| 439 | 第二十一章 |
| 449 | 第二十二章 |

## 第一章

“今晚值班的不是小桥医师吗？”

做完晚上七点的测体温、查房后，宇野薰返回护士值班室，看着贴在墙上的医师值班表问道。

“那上面写着的倒是小桥医师，可是，听说今晚换人了。”

志村伦子正在装订办公桌上的住院患者病历，头也没抬地回应了阿薰的问话。

“换人了，换的是谁？”

“好像是直江医师。”

“直江医师！”

阿薰顿时欢叫起来。

“你怎么啦？”

“没什么……”

被伦子反问，阿薰慌忙住了口。

伦子是位二十四岁的正式护士，而阿薰则是位十八岁的见习护士，今年春天才进入准护士培训班学习。

“412 号的石仓老人又喊疼了。”

石仓由藏是位六十八岁的老人，曾在中目黑地区开过寿司餐厅，

几年前退下来，把生意交给了儿子和儿媳。

一个月前的九月末，他住进了离涩谷最近的这家“东方医院”。

由于胃部不适，他又去 T 大学附属医院住了近二十天的院，三天前又从那里转回到了这儿。

“他又趴着呻吟了。”

“有家人陪伴吗？”

“他儿媳在。”

伦子的视线离开病历卡，望着白墙陷入沉思。

“直江医师在值班室吗？”阿薰在器械架前一边数体温计一边问。

“大概不在吧。”

“他不是值班吗？”

“刚刚外出。”

“外出？”

阿薰一反问，伦子便快然不悦地转过脸去。

“明明当班啊，能跑到哪里去？”

“好像在这里。”

伦子指着桌前墙上贴着的小纸条说。纸条上毛毛草草地写着“直江，423—2850”。

“这是什么地方呢？”

“好像是酒吧。”

“酒吧？这么说他喝酒去啦？”

“可能吧。”

伦子事不关己似的说着，又开始装订起病历来。阿薰停下手中擦拭体温计的活计，向伦子反问：

“值班时能外出喝酒吗？”

“当然不能。”

“那他……”

“他经常这样。”

见习护士阿薰从上个月才正式参加值夜班，这回是首次同直江医师一起值班。

“那家酒吧在医院附近吗？”

“详细情况我不太知道，不过他说就在道玄坂这边。”

从医院到道玄坂步行也不过十分钟。

“可是你怎么知道那里是酒吧呢？”

“他从那里回来时，总带着一股酒气。”

“真的？”

“你要不信，就挂个电话问问。”

伦子装订完病历卡，又从办公桌上的抽屉里拿出住院名牌和白墨来。

“反正石仓老人正在喊疼，挂就挂。”

阿薰像为自己辩解似的瞧了瞧纸条上的号码。

“如果专为石仓老人的事而询问他，你就算了吧。”

“可是，他正在喊疼呀。”

“先给他用点药，劝他稍微忍耐一下。”

“不问医师也可以吗？”

“常规药没有问题。”阿薰正在犹豫时，伦子对她说。

“问不问都一样，反正是用鸦片酶。”

“鸦片酶不是麻药吗？”

“是麻药中最强的一种，相应的，它的镇痛效果最佳。”

“不是不能用这种药吗？”

“没什么不允许的。”

伦子往毛笔上蘸了些白墨，又在报纸上捺了几下。

“那老爷子是胃癌吧？”

“是啊。”

“听说癌病不疼，可是，也有像他这样发疼的人。”

“他的癌不仅仅长在胃部，而且扩散到了后背，压迫着腰部神经。”

“这么说即使给他做手术也无济于事了？”

“正因为无法医治，才被大学医院退了出来，转到咱们这里的。”

“太可怜啦！”

虽然阿薰已当了半年护士，但其中的大部分事情都是她初次经历，所以这一切都使她感到新奇有趣。

“他还能活多久呢？”

“直江医师说顶多能活两三个月。”

“老爷子不知道这些吗？”

“当然不知道。不过，他家里的人是知道的。”

“这么说，他只有等死喽！”

“结果也只能是这样。”

伦子拿起笔，在黑色木牌上用白墨写上今天刚刚住院的患者名：室矢常男。她的字很漂亮。

“刚才说的不要告诉老爷子哟。”

阿薰可没胆量把这样恐怖的消息告诉患者本人。当她正以严肃的表情允诺时，病房叫人铃响了，号码是412。

“是石仓老人那里。”

“带去两片普鲁巴林药片，就说可以止疼。”

“是。”

阿薰从急救箱里拿出红包里的普鲁巴林，朝走廊方向跑去。

东方医院从名字上看有些夸张，其实，它只不过是一所由院长行田佑太郎经营的私人医院。它坐落在环城六号线与玉川路交叉处附近。

这座楼房地下有一层，地上有六层。一楼有二百六十多平方米，它以各科门诊室为中心配以候诊室、挂号室、药房、X光室、手术室等。二楼有理疗室、门诊检查室、医疗部、院长室、事务室等。从三楼到六楼全是病房，共有七十多个床位。

门诊患者多寡不定，每天平均有一百五六十人。门厅的业标牌上写着：内科、外科、小儿科、妇产科、整形外科、皮肤科、泌尿科、放射科等一大堆名称，实际上，常任医师只有内科的河原医师、外科的直江医师和小桥医师，加上小儿科女医生村山医师四人，算上院长也不过五人。整形外科由直江医师兼任，妇产科和泌尿科由M大学医院的医师每周两次来协诊。

护士含正式护士、准护士、见习护士等，共二十二人。院长行田佑太郎是专攻内科的，最近几年也很少到门诊室来看病，所有业务都交给挚友河原医师，他本人把精力都放在医务以外的东京都议员、医师协会理事的工作上面了。

他一张口，便抱怨说经营医院不赚钱，但在这一带甚至整个东京，从个人经营这一点上看，他的医院也够大的了。夜间安排两名值班护士，因为这里被指定为急救医院，所以医院正门一直开到晚上八点，此后便都关门了。如有急诊患者，必须按大门旁边的门铃。

那天晚上病人仿佛知道值班医师不在医院，异常安静。除了石仓老人在病房里喊疼以外，只有那个因脑震荡住院的青年杉本说他浑身发冷，来要了两片感冒药之后便没事了。

门诊五点下班，但有四名患者没赶上正常的工作时间，五点多才到，其中两人只是替换包扎纱布的轻伤，另两名也只是注射营养剂和用治疗湿疹的药物而已。

大约每两天就要抬来一个急救患者，而今晚则没有。

根据《医师法》，八点钟前像伦子这样不经医师许可，擅自给患者感冒药、换纱布都是违法的。但是，这类小事伦子从不一一同直江联系。虽然名义上叫作处理，但其内容是千篇一律的，即使真给直江医师挂电话，他也肯定会说：“按照以前的方法处理一下就可以了。”

九点钟，给病房关完了灯，直江医师仍未回来。

干完了夜班工作该做的事以后，伦子接着读那本畅销书——某女作家描写爱情的一部小说。阿薰调低电视机的音量，开始看起歌谣节目来。

护士休息室在三楼电梯的右手边，与电梯入口正对面的窗户朝着大街，从左右分开二十厘米的窗帘隙缝间可以看到夜灯映照的大街。

九点三十分，歌谣节目播放完了，阿薰伸了伸懒腰。她从早上八点来到医院，下午去准护士培训班学习，接着回来上夜班，紧张的一天使得年轻的阿薰疲惫不堪了。然而，她必须坚持学完两年课程才能毕业。伦子的脸几乎埋在头发里，低垂着头沉醉于读书。阿薰站起来关掉电视后朝窗外望去。

“直江医师还在喝酒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

伦子抬起头来，书页已经翻过了三分之二。

“我给你冲杯咖啡吧？”

“好的。”

阿薰敏捷地站起来，点着煤气。这房间靠里的角落由白布帘遮着，后面有一张双层床铺和两个橱柜，咖啡和茶杯都放在那里，阿薰从那里取出速溶咖啡和方糖，摆在桌面上。

“放几块糖？”

“一块就行。”

电视刚一关上，夜街的轻微嘈杂声似乎又恢复了。

“咖啡倒多了。”阿薰端着几乎溢出杯口的咖啡，一步一步走到坐在沙发上的伦子身边。

“谢谢！”

“直江医师喝酒去这么长时间，能行吗？”

“这个……”

伦子被追问得无可奈何，随意搪塞一下后，喝了一口咖啡。

“若是这时来了急诊患者必须马上做手术，那可怎么办呢？”

“那他就做呗！”

“可是他醉了，能做吗？”

“那可是必须要做的。”

伦子的回答依然是冷冰冰的。阿薰觉得值班医师不在，把这么大的医院交给她们两人，心里很是不安。

“挂电话问问不行吗？”

“问问又能怎样？”

“侦察一下情况。”

“算了吧！”

“是不是他忘了值班的事？”

“他不会忘记。”

“可我怪害怕的。”

伦子突然转过脸来，盯住阿薰。

“你怕什么呢？”

“若有急诊患者……”被伦子盯住，阿薰有点口吃了。

“那不是我们的责任！”伦子气呼呼地说。

办公桌上的座钟指着九点五十分，阿薰觉察到自己似乎说了不该说的话，然而，医师不在她总有点放心不下。

“院长先生是否知道直江医师出去喝酒的事？”

“当然知道。”

“明明知道却放任自流？”

“因为我不是院长，所以说不清。”

听了这话，阿薰无法往下多问，她眼前浮现出直江医师的修长身材和苍白面容。他的脸显得非常严肃，五官端正，但表情冷漠，淡漠中潜藏着令人不可捉摸的恐惧感。

“直江医师是位三十七岁的单身汉，是真的吗？”

“是吧。”伦子放下咖啡杯，拿起书来却不读，盯着窗外。

“听说他是个奇才，三十二岁时就当上了讲师，如果一直干下去，现在已经是教授了。”

“……”

“这么一位了不起的医生为什么辞掉大学的职位，上咱们这家小医院来呢？”

“是他自己太任性了吧。”

“那么好的大学职务不干，你不感到奇怪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

“听说是因为恋爱问题，也有人说是因为跟教授吵了架，众说纷纭，也不知哪个是真的。”

“都是瞎扯！”

“我也这样觉得，那全是人们胡猜乱想。不过，他真是个人捉摸不透的人。”

阿薰迄今同直江医师因工作谈过两三次话，但从未单独聊过。阿薰认为她同直江医师相差二十来岁，不论是考虑问题还是谈论问题都不可能完全相同。但是，直江同年长的护士们也从不拉家常。他常常离群索居，同别人似乎毫无关系。

“为什么他不娶妻子呢？”

“这种事你问我，我也不知道。”

“像他这么英俊的医师本该有很多追求者。”

阿薰胡乱地想着：如果直江向她求爱，她会不顾年龄差别欣然接受。尽管这对她是件望尘莫及的事。

“真可惜啊！”

“主要因为他不同于常人。”

伦子泄私愤似的刚说完，电话铃响了。

“我来接。”

阿薰站起来，拿起听筒，突然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。

“我是圆山街派出所，你是东方医院吗？”

“对，是的。”

警官的声音夹杂着汽车喇叭声以及街道上的嘈杂声一并传来。

“刚才圆山街出了一个案件，救护车马上就开到你们那里去。”

“出了什么事？”

“一群流氓打架，一个人受了伤，满脸是血。”

“请等一等！”

阿薰颤抖着把听筒递给了伦子。

“一个流氓被扎破了脸。”

“光是脸上……神志清醒吗？”

“我想是清醒的，只是喝醉了，胡搅蛮缠发酒疯。”

“几分钟以后到这里？”

“现在已把他收容在车里了，十分钟，不，五分钟左右吧，我们马上就到，请多关照。”

电话挂断了。

伦子思考片刻，马上又振作起来，看了一眼桌上的纸条，拨起

电话来。

“你到门诊室去把灯打开，然后打开正门，把煮沸器里的蒸汽放掉。”

伦子边拨电话边吩咐呆立着的阿薰。医院里马上出现了战场上的紧张气氛。

直江医师纸条上所写的电话号码立即挂通了。

“喂，‘青春’酒吧。”

“直江先生在你们店里吗？”

电话里传来了音乐声，还夹杂着男人和女人的谈话声。以前伦子不知这家叫“青春”的店是属于哪种类别，而今天则证实了是家酒吧。停了一会儿，女人答道：

“对不起，大夫在一小时前就已经走了。”

“走了？”

“是的，临走时他吩咐说有事往 438……”

“请等一下！”

伦子拿起桌上的圆珠笔。

“他说在 438—7236 处。”

“谢谢！”

值班之夜外出喝酒已经是理所不容，若是再从这家喝到那家，那就更过分了。伦子非常气愤，但接电话的又不是直江，所以她不能发火。她立刻往刚才打听到的新号码处挂电话。

“‘伊势元’酒家。”

这次接电话的是个男人。

“请找直江先生接电话。”

伦子压住怒火平静地说。这家可能是个日本菜馆，听筒里传来“再来一壶清酒”的吆喝声。

“大夫就来。”

男人说完，立即换了另一种声音。

“喂，喂！”

声音无疑是直江医师的。

“是您吗？”

“这么急，有什么事？”

“有急诊病人！”

“什么样的患者？”

“被玻璃划破，满脸是血。”

“现在他在医院里？”

“已经到了，正等着治疗。”

伦子想乘机报复一下，顺口说已经到了。

“不缝合不行吗？”

“我看不行。”

“是吗……”

估计他还舍不得离开那里，直江的话音稍微停顿了一会儿。

“我马上就回去。”

“你在什么地方？”

“涩谷。”

“原来你到那么远的地方去了？”

“叫辆出租车，五分钟就到。”

“可得马上回来，我们应付不了，听清了吗？”

当伦子再次叮嘱时，电话里只留下嗡嗡的空线声。电话已经挂断了。阿薰从门诊室返回来：

“蒸汽已经放掉了。”

伦子好像这才清醒过来，把握在手里的听筒放回原处。

“同直江医师联系上了吗？”

“他在涩谷。我们到门诊室去看看吧。”

伦子拿起血压计来到走廊时，远处已传来救护车的鸣笛声。

“来啦，来啦！”

二人同时朝窗外望去，从传来声音的方位，只有那黑魆魆的大楼墙壁。

“说是划破了脸，但到底是怎么个情况？”

“听说是玻璃瓶划破的，也许有玻璃碎片扎在肉里。”

“直江医师会回来吧？”

“谁知道。”

两人乘电梯来到一楼门诊室时，救护车的鸣笛声更近了。

有了灯光，静悄悄的门诊室宛如白昼。

“你快去手术室，从消毒器里拿来缝合器械，对啦，还有胶皮手套。”

“医师的手套是多大号的？”

“7.5的。”

伦子往门诊室的床上铺了层人造革，以免染上血污。

鸣笛声已经拐过街角。毫无疑问，这辆车是驶向医院来的。

虽然以前多次等待过救护车，可每次的心情都不是个滋味，紧张感中有种沉重的抑郁。如果是个需要通宵处置的重伤患者，就更加使人受不了。医生们都盼望别出大事，与其说是为患者着想，不如说是自己职业上的期待。

刚才还狂叫不已的鸣笛声，现时仿佛已经失去了其鸣叫的目的，但仍空鸣着，车停了。透过正面的玻璃窗仍可以看见一亮一灭的灯光。

伦子打开了治疗室的门。

白色车体在夜光下显得格外清晰，救护车的后门开了，从驾驶